

養一齋集

養一齋集卷之十四

山陽潘德輿彥輔

論

論王仲衡九夏說

仲衡謂詩中無象而毛萇衛宏以維清當之詩中無貍首而康成以曾孫侯氏當之皆實有傳授不待佐驗而可信是或然矣至謂詩中無肆夏樊遏渠而韋昭呂叔玉以時邁執競思文當之亦确而可信則不然也韋昭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呂叔玉則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是韋呂二說分

合絕不同韋可信則呂不可信呂可信則韋不可信安得謂皆實有傳授不待佐驗而可信也愚桉九夏皆係金奏有聲未必有辭卽以爲有辭九夏皆亾何獨肆夏韶夏納夏至今猶存呂氏以肆夏爲時邁者不過因肆于時夏一語而樊遏之爲執競渠之爲思文則絕無明文可據旣欲連類而及乃穿鑿字義謂樊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噫亦太坿會矣鄭氏博引以注九夏非也然鄭注止以肆夏樊遏渠爲肆夏之三篇渾說爲三夏此仍左傳國語

原文未嘗直以韶夏納夏當之乃韋昭注國語直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雖無呂氏彊合詩篇之病而果如其說則國語當云肆夏遏渠或云樊遏渠不當專以樊字自注肆夏而遏渠則不復指名爲某夏也或複或漏成何義法且國語云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而周禮注則云尸出入奏肆夏四方賓來奏納夏夫元侯卽四方之賓也此已不合矣況彊以遏爲韶夏渠爲納夏邪然則說經者以國語注左傳謂肆夏樊遏渠爲肆夏之三可也若呂氏必以國語注周頌之某篇韋氏必以國語注周禮之某夏皆不足據杜注左傳竝引呂韋亦無識也卽據周

禮疏以肆夏爲諸侯亦得用惟大夫不得上僭則國語肆夏誠即周禮之肆夏而樊遏渠之爲某夏則斷不可知也肆夏樊遏渠之爲某詩亦斷不可知也其必別爲樂章而亾之也決矣至以肆夏之三當周頌之三篇乃呂說而非韋說仲衡謂韋昭呂叔玉以時邁執競思文當之尤混而無別而且呂居韋前朱子集傳先韋于呂者以速外傳說仲衡仍先韋亦非是

按周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曰頌之族類非即今頌矣曰頌不具是已亾矣然則呂說非也第呂說即後鄭之所引鄭殆以肆夏樊遏渠爲周頌而其餘則爲頌之族類而樂崩則頌不能具耳然既無明文可據終當以九夏皆爲頌之類而頌不能具爲明鄭注當別觀之自記

論王仲衡人鬼說一

鬼神之說聖人所謹學者未易言也吾邑王先生廷佐仲衡績學窮理確然以聖賢爲必可學䇿述綦富早劬無子不護彰于世當時諸流獨稱其人鬼說謂擴前儒所未發予讀其文頗疑叢集久乃得其用意所在而覺其不中于道者多也恐滋學者惑因取而論之仲衡瀾翻數千言撮其大意曰論神理形氣曰論神智魂魄曰論鬼神其論神理形氣神智魂魄也以死而不亾之說爲主其論鬼神也以鬼非氣而指于氣之說爲主大率皆與朱子爲難仲衡沈潛于宋五子書不待予奉朱子之言以制伏之然有朱

子所以得而仲衡所以失者不敢不辨至朱子之說未慊鄙懷者予亦僭從而參論之而仲衡有論之當者予亦不忍沒也仲衡說凡四首予說亦四首雖繇究皆義理所由考見焉

仲衡之論神理形氣也曰人之生也有形有氣有神有理似也其曰氣可以靈夫形而不能知有理以理之運由神神可以運乎理而不能運乎形以形之靈由氣氣與形對神與理對則非也夫無形則無氣無氣則形腐故形與氣對猶可言也神卽氣之靈氣之靈卽理所運今云神理與氣分有所對不可言也何也神非他卽理在氣中而氣之

所以靈爾豈理氣之外別有神邪朱子盡心注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大學語類問知覺是心之靈如此抑氣爲之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又曰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合數語觀之理在氣中卽神耳此處見不渾融妄爲分歧則不明人之所以爲人卽不明鬼之所以爲鬼正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者而死而不亡鬼神非氣而附于氣之說紛紛起矣是故其論君子之死也則曰形氣澌而神與理之相凝結者自精靈炳著與陰陽造化相維持其論小人之死也則曰形氣敝而神與

理之久不相依者遂陷于杳冥昏默而與禽獸蟲怪相依附夫太虛祇此氣以聚而爲人復散而太虛此造化之所以微妙而恆久也君子之散也太虛也小人之散也亦太虛也無異也君子歿而其一生所行之理千萬古而不敝小人歿以歿以無一理爲其所有而可以不敝也異在此以故君子曰終小人曰歿今公然謂君子亦有君子之神小人亦有小人之神君子則依陰陽造化小人則附禽獸蟲怪此與天堂六道之說相去幾何也如曰吾非天堂六道之說也吾論君子小人之神之附于氣者其異如此以然則此君子小人之神猶其某姓某名某州某邑之人之

神邪抑與陰陽造化禽獸蟲怪混而為一而不可別識邪混為一則猶之瞰旁目矣不混為一則無形并無氣而此人之神何以自別為某姓某名某州某邑之人之神也且神無形陰陽造化亦無形其附與不附不可猝辨詰若禽獸蟲怪則物之有形者也吾未見其有附之者也毋亦凡今之禽獸百蟲之為怪者皆前古之小人所附邪亦太詭誕矣揆仲衡之意非好捌此詭誕之論特彼專欲以死而不亾一語為立說之主而遂不覺其說之遽至于此也且夫死而不亾之說朱子所闢而仲衡所持也予則以為朱子得之而仲衡失之何則死而不亾者理也非神也朱子

謂聖賢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而以異端所慮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爲私意之尤仲衡謂君子可以不富可以不貴可以遯世不見知而必爭神理之相爲運以不使此身同歸于盡脫如朱說則無論經傳所謂鬼神盡成虛假祭祀典制盡屬荒唐卽此無爲而爲之聖賢亦不免于大愚人旣均于一死則憂勤以終身者誠不如逸樂以終身者之爲得計而莊子之書且眞勝于孔子之書愚以兩說揆之是朱子專以理之得不得爲主仲衡則幷以神理之亾不亾爲主理之得不得見在事也神理之亾不亾後來事也今使如仲衡說則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當時

絕無一毫本心之發而專爲後來之死而不亾計乃勉勉爲之否則不遡樂以終身則爲大愚亦何其逆天而拂情之甚哉卽仲衡亦謂聖賢原是無爲而爲特恐聖賢死而亦亾則將不見聖賢之功效而比干夷齊等于徒死然則聖賢之功效不在修齊治平綱常名教而專在死而不亾也可乎不可乎吾謂專求理則理自不亾其性情容止聲譽節烈千秋萬歲洋洋卽乎人心者雖謂聖賢之形氣至今存可也豈獨神哉謂神必不亾則無論形氣一橛神亦太虛而弃其求神理之相爲凝結者理先非理矣凡此皆由其剖析形氣爲一端神理爲一端而後以神理能舍形

氣而獨留自以爲所見能得周孔之眞而不知孔勝于莊者在理之醇駁而不關死之存亾其私意之穿鑿持論之謬悠恐猶出莊生下也

論王仲衡人鬼說二

仲衡之論神智魂魄也曰余所謂神者統神智魂魄變化而言者也夫仲衡既以神理形氣分爲四者矣又以神智魂魄皆屬諸神而旋又謂神智坿乎理魂魄坿乎形鳴虖何其紛紛然參錯緐複而不盡一也況又以神屬火以智屬水以魂屬木以魄屬金益之紛紛乎哉夫智誠屬水而神統五行之理何得專以配火魂魄乃一身陰陽之靈又

柰何以偏配金木哉使神智魂魄果分配金木水火而確不可移則四者何又乘統以神也乘爲神何旋又謂神智之常存更著于魂魄也然則仲衡之無的見亦明矣以余論之在人身言統言之則神分言之則魂魄皆氣之靈處也一物也何爲紛紛哉持紛紛之見而乃駁朱子之解魂魄不當用鄭氏說直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者爲魄不知語類別有一條謂口鼻之所以噓吸者爲魂耳目之所以聰明者爲魄仲衡未之見耶抑見而故不引耶且魂卽氣之靈仲衡謂魂㘽乎氣魄卽血之靈仲衡謂魄㘽乎血亦非也蓋仲衡欲言鬼神非氣而㘽于氣故先

言魂魄非氣血之靈而坿于氣血乃使魂魄鬼神混爲一物而後歷引魂升魄降游魂爲變招魂報魄魂氣無不之魂魄殭諸語可以證其死而不亾之説而不知其皆謬也何也在人身言統言之則神分言之則魂魄也離人身言則鬼神已非魂魄之舊而特藉魂魄之名以爲鬼神之初也云爾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朱子謂此言氣魄卽魂魄也指人身上言故曰盛衆生必死以下乃論鬼神愚觀衆生必死以下絕不言魂魄可知鬼神不得復名魂魄特其義起于魂魄也故骨肉歸土謂之鬼魄能運而鬼非魄之

能運矣神之發揚爲昭明焄蒿悽愴皆從人指出是已在人心說而非神之常常不滅矣合鬼與神爲教之至可知鬼神由聖人之明命以爲黔首則乃爲教民不忘其所自生起見而鬼神之昭然于人心者不足以證魂魄之不亾斷斷如矣若夫魂升魄降言陰滅于陰陽滅于陽陰陽相離而死也游魂爲變言氣盡則物滅而變也魂氣無不之正言其滅也招魂報魄一則極欲其生之意一則事死如生之意而非謂死後猶有魂有魄而不滅也于彼乎于此乎卽求者亦滅之至也伯有之用物精多則魂魄彊亦言其生前魂魄至彊故死後爲厲大抵人死而魂魄亦有不

遽樕者血氣盛而天亾暴折橫死屈死之類伯有亦其一也要終亦必樕耳不聞伯有今猶廟食能爲厲也何謂不亾哉或曰書曰升曰降易曰游禮曰之六經皆不言亾子獨言亾何也曰余所謂亾者言樕而之太虛也骨肉爲野土神氣爲虛空對生時之精神而言非亾而何若仲衡所言升非樕而之太虛而別有所坿猶居然得完其人之神也者此所謂不亾乃仲衡之說而非六經之說也或曰朱子易語類亦言魂爲神魄爲鬼矣子獨言魂魄非鬼神何也曰余之言卽朱子之意也魂爲神者言魂升之後不復爲魂止謂之爲神也魄爲鬼者言魄降之後不復爲魄止

謂之爲鬼也然則魂爲神魄爲鬼卽魂魄㡬之謂耳朱子之說終勝于仲衡之說也要而論之鄭氏之訓魂魄誠失之朱子則得之而仲衡又失之也

魂魄非鬼神一解按自心得不由傳記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二語極簡極精若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已與心之精爽二語自相矛盾不可據仲衡說中推魂魄先後次序轉據此殊不純其以魂魄分配金木木之闢尹子亦不純朱子謂魄似有箇物事如水晶相似亦朱子之岐說而不純者也自記

論王仲衡人鬼說三

仲衡之論鬼神也旣略著于其論神理形氣神智魂魄者矣顧終以人之說暢而鬼神之說未暢也于是特立一鬼神對于陰陽之氣而非氣之說而力駮朱子以氣求鬼神

之非以明證其必而不亾之意予請亦得而辨之夫仲衡所謂埘于氣者卽前所謂君子之神埘于陰陽造化小入之神埘于禽獸蟲怪者予旣已駮之矣然仲衡謂鬼神之說盡于中庸視之而不見三句上文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注釋在此此何嘗非淡明鬼神之故者哉特仲衡之意以視勿見聽弗聞爲鬼神非氣之證以體物而不可遺爲鬼神埘于氣之證而以祭義其氣發揚于上云云爲非鬼神之本說恃藉氣以明鬼神此則解經支離遇有不通任意剔別最不可訓者何則鬼神非佗卽吾前所謂理在氣中而氣之所以靈日惟其理在氣中故視不見聽不聞似

非氣也惟其在氣中而卽氣之所以靈故體物而不遺似非氣而未嘗非氣也未嘗非氣則鬼神與氣卽成一物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正言鬼神爲氣之動處也仲衡謂朱子專認鬼神是氣故以二氣言以一氣言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云云均失之是矣但朱子語類所云不盡是氣看來似氣裏面神靈仲衡則不引何也且朱子注中庸云鬼陰之靈也神陽之靈也二語極見鬼神與氣原委而又渾融脗括仲衡盡改中庸此章朱注獨存此二語而自言鬼神則云非氣而坿于氣可見鬼陰之靈神陽之靈二語仲衡未嘗解悟也至韓子謂鬼無形也無聲也安有氣此

三語祇見得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之理未見到體物而不可遺之理蓋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三語直當作一句讀作一句讀方是微之顯之妙義視之成兩截已不可況祇見上一截耶仲衡屢以韓攻朱而謂韓子之言足補中庸所未備然則視之而不見三語仲衡又未嘗解悟也或曰鬼神爲氣之靈卽仲衡非氣而附于氣之說而何異焉而何駁焉曰不同也鬼神爲氣之靈是鬼神與氣一物也鬼神非氣而附于氣是鬼神與氣二物也一物故卽㪔而卽聚二物則必先不㪔而後可以聚此仲衡所以力持亦而不亾之說也曰既㪔矣何以卽可

聚曰充天地之間無非氣充天地之氣無非理理在氣中而爲氣之所以靈卽鬼神故生而聚死而散死而散祭而聚此皆理之所以妙乎氣也理在卽氣在也朱子論齊祭爽鳩蒲姑之屬曰有是理則有是氣義極員穩蓋必有是理乃有是鬼神若非其鬼而祭之偶以妄感或亦以妄應究之其理不誠其神旋亦可滅也乃仲衡駮朱子曰吾不解此理中有甚爽鳩蒲姑之氣然則仲衡必謂爽鳩蒲姑之神至今猶不散而後可以祭此世俗附物而成神之陋說而可以語道邪仲衡曰此非陋說也左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尚書乃聖乃神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中庸

至誠如神易文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可知神非佗卽此能盡乎道者人苟盡道則與天地日月四時同其久長也愚謂此亦仲衡彊經就我之談也請引伸而疏剔之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曰有精爽以至于神明此神明只是不測而明亘非鬼神之神也尙書乃聖乃神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論神又精然亦言學造于變化亘非鬼神之神也惟禮記志氣如神中庸至誠如神則以鬼神之神言要不得言生而爲神也至左氏所謂神聰明正直而壹者此言神只是理猶夫理在氣中而氣之所以靈之意非謂今日盡理後日爲聰明正直之神也夫道无妄者也鬼

神亦无妄者也故謂盡道而能如神與鬼神合其吉凶可謂盡道而物卽爲神不可仲衡歷引傳記雖免俗說之陋而終陷于異端修僊成佛之邪阬矣至仲衡以朱子荅連廖二生書力闢死而不亾之說至于注下武則曰精神上合于天爲自相矛盾不知朱子荅門人問此詩止云是有此理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可見朱子全以理斷以理斷則聖人之配天配命特此理之無生死一耳故后稷文王配天而祭義理由茲而起竟謂精神上合于天爲死而不亾之證然則生之配天配帝將夢之帝所乎總之不持非氣而坿于氣之說卽無死而不亾

之說何也誠知理在氣中而爲鬼神當人之祭也雖百世之遠理之所疑卽人心所疑卽鬼神所疑則知理不能舍氣而爲神當人之死也雖頃刻之閒氣㦲而神不能不㦲矣非一無而一有亦非旋無而忽有蓋非無不可以爲有也此正微之顯之妙也仲衡謂從程朱氣㦲之說則將使天地之閒有人而無鬼此不知惟有聚有㦲而後可以爲鬼神有聚無㦲而轉無鬼神也然則從仲衡之說乃爲有人而無鬼也已此亦朱子得之而仲衡失之者也

論王仲衡人鬼說四

或曰朱子之論盡善而無可參酌乎仲衡之論無一是乎

曰否朱子中庸注以一氣二氣言鬼神謂氣之伸者爲神
氣之歸者爲鬼専詮鬼神是氣仲衡旣駮之矣駮之誠是
也但仲衡改云以一氣言氣之伸者神爲之氣之歸者鬼
爲之猶然謂天地間二氣之伸屈皆鬼神之所爲此則猶
承朱子之誤而不自知也何也鬼神之祭起于上古鬼神
之名起于虞書周禮天神人鬼禮記人死曰鬼爾雅鬼之
爲言歸也郭注古者謂死人爲歸人禮記孔疏此歸土之
形故謂之鬼皆主祭祀死亾言鬼神未嘗汎指二氣言鬼
神也汎指二氣言乃宋五子之過爲精論而六經所未嘗
言也古人制祭祀之禮無非求諸陰求諸陽然特求諸陰

陽二氣之中未嘗言一切陰陽皆鬼神把持之也故謂鬼神爲陰陽之靈亦在造化二氣之中可也謂凡天地間之造化皆鬼神所司則不可鬼只是人死之名安得以加于天地哉仲衡以程子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二語爲專認是氣改云鬼神者天地之精靈造化之司也皆以爲鬼神管攝天地間一切動靜菀然天地之心不知人乃是天地之心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鬼神乃聖人制此名以報功崇德而豈謂其爲大莫載小莫破鳶飛魚躍之綱宗哉竊疑仲衡于六經之旨未嘗歷歷考覈故于程朱之說翻駮訂正皆有所未精也夫六經言鬼神者莫詳

于易易文言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使鬼神卽天地造化不當與天地日月四時復見下文明云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鬼神列人之下其非天地造化可知孔疏與鬼神合其吉凶福善禍淫也得之矣程傳則曰天地以主宰言鬼神以功用言夫主宰功用一亘易言況于鬼神明是叜端烏得爲一何不以祭祀之鬼神言邪繫辭上傳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魂魄皆血氣之類故有情有狀非祭祀之屬何情何狀哉必以二氣之汎汎者言則卽在天文地理原始反終義中矣凡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夫以造化言則鬼神即變化百
令言成變化又言行鬼神是正指卜筮之鬼神禹謨所謂
鬼神其依繫辭下傳所謂人謀鬼謀也而朱子本義謂此
鬼神爲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亦中庸注之意矣或曰
觀天之神道神无方而易无體其知神之所爲可與祐神
易言神不一皆非造化之鬼神乎予曰專言神則聖人神
明其德神武不殺民咸用之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天
下之至神聖人此神也天之神道神无方神之所爲天亦
此神也皆贊美其德之辭汎以美造化可也對言鬼神則
斷指祭祀說概以指天地造化不可也謙彖傳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別鬼神于天
道地道非司天道地道者明矣倘書能事鬼神不能事鬼
神不待言至皇天無親鬼神無常饗山川鬼神亦莫不甯
亦分言皇天山川與鬼神則鬼神非天與山川公共之功
用也詩神係聿歸不待言至維嶽降神亦周禮山林川澤
之神亘非概曰氣伸氣屈也禮運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
交鬼神之會孔正義鬼形體神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
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形體精靈相會而物生故曰鬼神
之會此已不甚的若陳氏則謂天地鬼神皆陰陽也又失
之汎矣果皆汎汎之陰陽何與陰陽並列禮運以鬼神與

陰陽竝列不止一處如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禮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汎指天地造化則處處皆不可通矣樂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朱子與門人極論此二句大略謂禮樂之一進一反一盈一減卽鬼神合散之氣化不知樂記此二語上承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仍專言祭祀且左傳一書言鬼神尤多有一語謂天地造化否中庸鬼神爲德章外又言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言質是卽祭祀卜筮之類也以爲天地之功用不與建諸天地複乎論語事鬼神敬鬼神孝鬼神能日事造化

敬造化孝造化乎孟子百神享之能日造化享之乎六經後言之最醇者莫如董子韓子董子曰祭之爲言際也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不見之見者然後能知天命鬼神言鬼神根于天命祭時能見鬼神始能知天命也天命非即鬼神也韓子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其身已歿其鬼不靈天地神示昭布森列皆以祭祀言原鬼一篇未嘗謂鬼爲天地造化也然則統觀經傳凡對舉鬼神未有不以祭祀言者自程張朱子之說出講中庸者遂有陰陽之鬼神祭祀之鬼神屋漏之鬼神名目而經文語氣不融矣愚直以祭祀之鬼神言則郊社日月山嶽海瀆五祀百

物高曾祖考古有功德者其理不爽則其氣咸在未嘗非
體物而不可遺也如此則使天下之人句直接而下不須
別出祭祀一端而此章語脈但即祭祀一端唱歎末乃揭
明誠字之理即是如此其神情愈翔洽飛舞若先將鬼神
詮爲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無一不寓則誠字之理蚤已宣
洩殆盡而如此夫三字轉無著落矣此又就中庸本章語
氣理會而覺朱子之說有不盡當者也或曰朱子之說祗
據程張二子先即絕無所本乎曰即本之中庸注疏按鄭
注體物而不可遺云體猶生也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
生也孔正義此雖說陰陽之鬼神人之鬼神亦坿陰陽之

鬼神故又云以承祭祀亦兼人之鬼神也鄭注質諸鬼神
而無疑云鬼神從天地者也孔正義此鬼神是七八九六
之鬼神生成萬物者卽易精氣爲物鄭注云木火之神生
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也程
張朱三子以天地造化言鬼神疑本于此然而陰陽之鬼
神木火金水之鬼神七八九六之鬼神較諸近日講家所
分陰陽祭祀屋漏者尤覺支離奇詭令人駭怪凡注疏生
僻之語大率類此朱子解經率不祖述而獨于鬼神不據
經傳而從注疏何也然則朱子于鬼神之爲德章改注疏
而仍沿注疏之失仲衡于此章改朱子之說而仍沿朱子

之失也故予旣歷正仲衡之失而朱子之所以失者亦不能爲之諱焉至仲衡四說之中亦有善于持論者不得謂其無一是如謂君子神日運乎理而臻于淸明其氣亦因之以至于充周其形亦因之以造于光大小人神不運乎理而運乎欲其氣亦由之以至于消沮其形亦因之而至于鄙陋一則心逸日休而謂之吉人一則心勞日拙而謂之凶人吉凶非由外至自取之也釋氏有見于神之可貴不知理卽存于形氣遂厭棄形氣以獨完其神而冀其精靈之炳著其用功之專一艱苦或眞赴其意之所期而得其所得其失愈遠道家則又不專求神之不滅兼于氣求

之而卒之無不橛之氣不可得而守也人之生也魄在上
而下攝乎魂魂在下而上交乎魄所謂地天泰也及其死
也魄反落于魂之下而歸于地魂反升于魄之上而歸于
天所謂天地否也此三段精確不苟意語俱到可以砭俗
可以解經矣大抵仲衡之學未嘗不見天地萬物之精妙
者其河洛理數辨證十餘則皆拔出俗流眞見立身之理
獨其欲持氣橛而神不橛之說以與程朱爲難于是不疑
其所當疑而攻其所不可攻遂致辨難愈起愈流于偏側
擾攘而不自知且致滋學人之疑迷聖經之正是亦必其
治心研理之地仍有不能大遠于釋道者故形于語言文

宇之間不能自匿且眞若倚此以慰其未死時治心研理之勞焉學者于此而不辨則理欲消長吾道異端之曲直繳繞隱伏不易明也惟是鬼神之說聖人所謹仲衡所說既數千言而予言亦支蔓牽連其多且倍于仲衡觀者迷離惝怳不得其所歸則予請統予與仲衡氏之說以數語括之而質諸知言者仲衡曰人之生也統神智魂魄者謂神神非氣也故人死氣滅而神獨不滅埒陰陽二氣以流行而爲鬼神鬼神卽神智魂魄也天地之精靈造化之司也予曰人之生也其神曰魂魄卽理在一身之氣中而氣之所以靈也故人死氣滅而神亦滅惟理可以常在理在

天地人之氣中而氣之所以靈者是爲鬼神鬼神非魂魄也天地人之所以通誠不可掩也二者辭意絕不相近孰得孰失非知言者孰正之

駁元會運世

元會運世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曰天行健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又曰悠久無疆於穆不已曰健曰久曰無疆曰不已不啻再三言之而一爲元會運世之說則限之以年歲而浸其必混亂傾圮也如符券焉豈聖人意哉夫所謂元會運世者非從歲月日時推衍而出乎夫歲月日時自人定者也非自天定者也天祇一氣

日一氣之升降而人遂有晦弦朔望晝夜朝暮之名此聖人爲之以就其功緒而天本無之也以爲不定此晦弦朔望晝夜朝暮之名而人事將錯迕倒亂而不一焉要之非天所得而知也今謂天本有是并由其小而推其大且遠者以爲天不能逃乎數之窮極而必且壞亂此猶按圖志以紀山川而曰圖志之久暫夏大之則山川之久暫也可通乎使知圖志所以治人而非有與于地則知歷數亦所以治人而非有與于天也苟必以晦弦朔望晝夜朝暮之例例之則當吾今日而西域北極東海南徼之人民彼晦吾弦彼朔吾望彼晝吾夜彼朝吾暮者所在皆有也何也

天一氣之伸縮地漸遠則漸遲也為元會運世之說者將吾之天已傾圮而彼東海南徼北極西域之人民猶日月山河乎抑吾猶日月山河而彼已傾圮乎其何以通焉且惟有小始終而後有大始終焉今昔旦朔望晝夜朝暮雖森列而不齊吾祇見其為升為降而未見其為終也人獸艸木之壽則有始終然亦據一人一獸一艸一木論耳統而計之此生彼夨此夨彼生人獸艸木固未有窮極也夫天地所統萬人獸草木也則不當以一人獸艸木例矣且卽以一人獸艸木例天則此一人也而父而子而孫一氣升降新故遞嬗不居然之天哉仍未見其終也若夫終始

之義則有之終始云者卽終卽始無終始者也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易曰大明終始終則有始天行也先言始而後言終有終者也元會運世之說也先言終而後言始無終幷無始者也易中庸之說也學者宜何從焉苟必從元會運世之說吾得而斷之曰有四疊其一疊則子丑寅諸名目是也夫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非眞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支支節節續日持久而後得也生生之序云爾其實太極一動一靜而萬物備矣今乃曰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天先而地後是一萬年中孤陽而無陰也地先而人物後是二萬年中孤陰孤陽兩不相攝

而不相和也何以爲太極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乎且天地亦陰陽中一大物云爾天地萬物其有則均有無兩時者也然則子丑寅之名目可廢也若夫今之以子丑寅定一日十有二時者三代之書皆無之而謂以定天地之生亦可乎此說一出而干支之學與日者之術横矣或曰以夜觀之子丑之間人物未作至寅乃通知一日可知一元矣曰不然夜之子丑人物雖未作而人物故在也如元會之說則子丑之間絕無人物矣一例乎或曰三代以建正統矣子何以議之曰三代之建統以三微之月氣之始動論也非謂天開地闢人生之不可移易也夫建子爲天統

者將人與地在所不問乎如天開于子之說則人與地可不事事也然則天統地統人統皆漢儒讖緯之遺而非聖人意也明矣如干支之名目古聖人以之紀數而今也以之推生旺必爲元會之說是假時日以惑衆左道之利也背馳亦甚矣此一斷也其二斷則午爲中天日不再中之說是也夫既有子丑寅之名卽有午之名子丑寅既爲混沌之世午卽爲堯舜文明之世可知也雖然午一萬年爲堯舜之世卽今猶在午之中也然而三代以後弒君簒國荼毒殘殺之禍數年之間可以盡數十百萬之生靈史冊比比可稽也午猶如是則辰巳之前不幾人無噍類也哉

然而上古未聞其如是也且其言以戌為人類斷絕之期使以午衡之已往往殘殺荼毒盡數十百萬之生靈矣而未而申當更有百倍于此者然則人何必至戌乃絕也嗚呼為此言者亦未之思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又曰不以堯之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今茍曰日不再中午運之末不可復得堯舜則三代以後之賊其民者乃氣數之當然而非堯舜之罪人也善持論者謂人莞天地之氣數不善持論者謂天地之氣數莞人以天地之氣數莞人艸莽匹夫弒父弒兄殺人如艸芥而皆可以氣數為辭甚非所以詔世也三代以後天

猶然高地猶然厚日月猶然明山河猶然流峙人性皆善其不能爲堯舜人自蔽耳于天地乎何尤聖人一言出而使人勉于善眾人一言出而使人勉于惡而憚于善午爲中天之說此勉人爲惡矣或曰孔孟之聖而不遇非氣數之明著者乎必闢氣數爲無憑何也曰論各有所當以孔孟■之身論之其不遇數也合一世而論之則孔孟之不遇其責仍在人令如子言則周景魯哀齊宣梁惠之棄聖得藉口于氣數豈所以立訓乎且使周景魯哀梁惠齊宣者力舉孔孟而加諸上位將堯舜之世再見正所以爲午運者也而不可得何也此不自相矛盾也乎然則氣運之

盛不盛不憑天而憑人也淺矣舍人而言天殺人以應讖緯者至矣或曰皇帝王霸之應春夏秋冬也亦不足憑歟曰春生物秋殺物者也今以王應秋將王則殺物而不生乎冬之後春而霸之後不聞有皇又何也以爲三代後皆霸術而霸運又久于王何也夫以易詩書春秋配皇帝王霸已支離纖巧非聖經寬平簡易之旨而又以配四時此皆漢儒說經之敝習而宋儒化之不盡者不得其旨而以暴君爲繫乎氣運以霸術爲合乎四時豈小過也哉此二覺也其三覺則元會運世之說出而道士劫數之說有憑也夫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誠也誠立乎其中而日月明

山川質人物蕃誠則無息也今不憑理而憑氣數之始終與道士之劫數何以異夫道士之劫數儒者所弗道也然不以爲無息而以爲必息是眞有物劫之使然也夫道士之劫數自以爲有避之之術然則天地亦將有避之之所乎不避不足以爲道士能避又不足以爲劫天地將何處歟修煉者抗天地者也今反助抗天地者以攻天地歟非三疊而何其四疊則元會運世之說出而沙門四大假合之說有憑也天地之不息者誠曰息則非誠也沙門之以大地山河爲幻象也乃可以馳其空虛惝怳之論而恣其無君無父之惡行焉今也戴高履厚冠裳禮樂雍雍秩秩

方講求勿晉之不暇而曰天地亦寄耳終亦滅沒而不可辨耳豈禮治之正執立教之長策哉夫誠則不息不誠則息兩言而洩耳沙門以爲假故合者必壞儒者以爲誠故運而不息此水火也柰何陽峻其籬而陰啟其竇也非四蠻而何嗚呼此四竇者非前人皆不之見也不之思也莊子曰死生亦大矣葢止見己之生死爲始終而謂天地亦不能逃不知人物之生死卽天地之生死也儒者未通一身于天地而據其私遂執小以求大此亦張子所謂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者也豈可以永世而不辨哉或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子何詳論之曰此非六合以外事也

聖人之言天道雖非淺近之士所得而聞然其精者載之六籍非僻書也吾述聖而已矣天道之不明卽人治之不修吾未敢默也或曰元會運世之說發于邵子朱子申之西山蔡氏闡之皆大儒之博通者也子之學幾之歟否則不如其靜默而尋繹也曰歐陽子之言曰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夫歐陽子之言真持論之宗也吾之不從邵子朱子蔡氏者非敢異乎邵子朱子蔡氏而與之辨也不敢異乎聖人也

駁佛言前後身

凡佛之所言無一合乎聖人之道而其大惑人使不可拔去者則莫如前後身之說彼其敢于無父無君者非其立論之敢于無忌憚如此也彼將以爲吾一人也而父母已蔑焉矣吾今生之所受于父母者特驛舍客館云爾而何不可背之有此其所以使人敬而畏之而不敢復被以無父無君之名也夫前後身之說雖戰國秦漢之衰亂爭悖而皆未有聞也自晉以來正史已有之則修史者信佛書焉爾夫此說也至于編入國史垂諸萬禩而後世之學者其又何以剗除之曰無難也人而詈人曰汝二父則彊者

以刃陷其胷弱者以手批其頰矣今佛之言前後身也匪止于二而已直以爲一人之身而父母之改易不常不可指數如此也是其嘗陷其胷而批其頰也豈待其辭之畢哉而人特未之思耳卽以其說衡之前身之前復有前身開闢之始其誰先乎先有鬼乎先有人乎未生之前一日前身之身未來母腹之中何以知運動乎飲食乎艸木皆生烌猲而皆復生要之其根未必也若并其根而斬之燒之而復生則果有前後身之說也而不能也夫此皆立窮之說而佛乃冥然不顧者彼將以惝怳不可知之境自文其佗說之謬而已而頑且惰者則偃于其說以爲今生乃

前身之賞罰而爲無可爲遂使作善者蒙福祚而非己德
作不善者被誅殛而非己罪日以恣其無所顧忌之心而
王法將負之無用之地焉何其悖也由前之說則無父由
後之說則無君學者日取佛說而信之告以無父無君而
不之信也卽取前後身之一說而思之有父與君焉否也
韓退之唐之闢佛者也李翱作其行狀首卽云能記佗生
之所習以此邪說而狀退之之所爲甚矣其妄也然李翱
欲去佛者也彼豈謂佛宜去而前後身之說不可去乎亦
汩沒于所聞見而未之思耳矣今有不信佛而信前後身
者皆李翱之惑之類也

駁佛言因緣

自前後身之說興而因緣之說遂相繼而並興因緣者前後身之用也前後身者因緣之體也一體一用相爲推禪而佛之居人心也遂淡固不可搖吾旣以佛之言前後身者爲蔑視君父而痛辟之而又取因緣之說而議之者葢前後身之荒怪稍涉義理者猶弗道也因緣之爲義也其相柢拄乎前後身而其習而傳之者眾且久也遂離乎前後身之言而若有可解者于是乎明者亦道之而不知其害人夫因緣之義亦似感應也云爾然而感應實而因緣幻有感則有應無感則無應可知者也因則無所因而亦

因緣則無所緣而亦緣不可知者也不可知而公然成不可破之例則將不以義合而亦聽之人之即并其以義合者亦舉而歸之在君臣之間則爵不足賞而刑不足懲在父子之間則慈孝不足嘉而不慈不孝不足罪在夫婦則男女之正䜾在朋友則比匪之徑開皆因緣而已矣人心苟一息不死聞此言而有不發憤太息者哉昏昧苟且之夫樂言因緣取其無所坿麗于義而可以適己事焉明者被服聖人之教矣乃或謂佛都不足信而因緣則信而有徵或守此因緣之名目而倡言隨緣之法有合于聖人素位之旨嗚呼佛專假因緣以致人今謂佛一無可取而獨

取此是入佛之彀中也若援佛以合聖經又宋以來學者
佞佛之長技而聖教之所以決裂佛之所以橫也且夫位
也者止諸躬者也富貴貧賤有確乎不易之位則有確乎
不易之道故正己而不求人緣者何物乎則亦空洞杳冥
之鄉焉耳空洞杳冥之鄉將何以隨之則亦相隨爲圓熟
軟美之行徑以與物浮沈取苟容而已矣然則隨緣也者
脅肩面柔避嫌省事之別名也胡伯始之中庸也是故繫
位之心直隨緣之心曲繫位之理一定而無不通隨緣之
術無定而無不滯在倡之者誠未細思其禍苟一思夫隨
緣之必將失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諸大倫一以因緣

概之卽汎汎焉如滄海之萍偶然聚散于其閒而奸臣賊子淫人燕朋遂得以奮臂叫呼于世而莫之懼是何可偕哉夫奸臣賊子淫人燕朋苟有一焉卽佛之所以不可去然使佛自計之第言前後身而不言因緣則猶未足爲奸臣賊子淫人燕朋之淵藪而藏身不固也故世世皆能信吾言而一埽所謂前後身因緣者佛不去而已無所容而特無如世人之惡夫奸臣賊子淫人燕朋者之不能淺且遠也其柰之何哉其柰之何哉

眷一齋集卷之十五

辨

山陽潘德輿彥輔

老彭辨

解經者不可引異說也必以經證經而後可論語之老彭實禮記之老聃據史記云老聃生于苦縣苦在今歸德之鹿邑東十里漢書彭城古彭國今徐州地歸德徐州接壤雖苦爲漢之淮陽國彭城爲漢之楚國而地實相鄰則老聃之稱老彭以居近古彭國稱耳猶之莊子居歸德之蒙城而世稱蒙莊也此一說也又據莊子云孔子楊子朱皆

南之沛見老子夫彭城偪近沛沛實宋地宋國有老氏宋戴公五世孫老佐見左傳成十五年意老聃為宋之老氏後其居沛實為古彭國故稱老彭㝠晉穆帝名聃字彭子亦可證也此又一說也解者不詳考紛紜恠異實非經訓約其大要則有三焉其一以老彭為一人包咸註殷賢大夫正義謂卽莊子之彭祖是也其二以老彭為二人鄭元王弼註老老聃彭彭祖是也其三以老彭為二人而實一人邢昺疏一云卽老子是也此三說者請皆有以折之包咸之以老彭為殷賢大夫也據大戴禮大戴禮謂老彭與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云云不識仲傀

卽仲虺歟抑別有一人也仲傀卽仲虺則湯時名臣甚多未聞老彭與其列何以據仲虺上仲傀非仲虺而別爲一人則老彭與仲傀亦等爲無稽考之人而不足重孔子何以尊愛之若此其所謂政之教官之教技之教者果分配審確足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的證歟吾謂據大戴禮政官教等語不若直據小戴禮疊見吾聞諸老聃等語詳審禮制足以垂世而立教也且孔子去彭祖甚遠竊比于我云者尊之而又親之非面承教言者不能加斷以老聃爲允若正義謂卽莊子之彭祖則爲吐故納新熊經鳥申邪術之人其不足比尤明甚第一說之當革者此也鄭元

王弼之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也似近之然孔子與老聃問荅經有明文彭無佐證且彭爲殷人老爲周人孔子吐辭爲經敘次不應倒寘第二說之當革者此也刑昺始依包註以老彭爲彭祖繼又以爲卽老子復引王弼老老聃彭彭祖說立意已不堅定且昺竟謂彼人卽此人者直據世本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壽八百歲之怪說是則理所無而經之蠹也世本本非典訓昺方解經何得引此既引此說自必引老彭爲堯臣仕殷之說矣稱此以求必將引屈原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之說必將引風俗通顓頊元孫陸終妻啓左脇而生彭祖之說必將引神僊傳

四十九妻五十四子之說又必將引史遷秦獻公時史儋
即老子之說又必將引王弼知西周將亾之伯陽父即老
子之說又必將引玉清經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之
說又必將引關令內傳紫氣西邁聖人經過之說又必將
引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西域爲浮屠之說又必將引葛
元道德經敘及元妙內篇彭祖剖掖而生老子亦剖掖而
生之說然後可以紛騰變幻圓合老子彭祖而爲一人而
博辨縱横使淺學之人不敢致詰而大信之也然而與論
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旨合乎否也竊以爲彭祖見國
語韋昭註云陸終第三子曰籛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冢韋

亦彭姓之別封者據此則彭祖云者特彭姓諸侯共尊之
祖非必常存若商伯大彭豕韋乃彭祖之苗裔焉耳假使
彭祖卽老子則其裔孫爲諸侯之牧伯而已則爲守藏之
史鼻祖耳孫同爲一朝之臣亦太不經矣且論語疏彭祖
姓籛名鏗而虞翻則又云名翦韋昭則又云名籛卽一名
姓而已傳聞互異難于畫一如此況國語又云彭祖豕韋
諸稽則商滅之矣使彭祖獨存而爲史官何以云滅也故
其壽之秊數斷斷不足深考若指爲論語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之人已大不可何況卽以爲老聃謂其由陶唐以歷
周末也哉夫老聃之爲人載之禮經史記又載其縣載其

鄉載其里載其謚載其子孫載其壽百六十餘歲皆近人情經史明晝若此曷胡不據爲論語之義疏而蔓引怪說也第三說之當革者此也或曰聃乃言僊者之祖孔子何以欲比之豈真如抱朴子所云老子兼綜禮教又能久視故孔子有竊比之歎乎曰按禮記鄭氏註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其註論語則云周之太史未云其壽郎如禮記註說雖壽考而亦不能不死也聃之爲僊也列仙傳誣之旨生死具史冊不可誣也或曰聃之道德經孔子亦取之乎班固古今人表以孔子與老聃並列上上聖人一等其窺此意乎曰黃老皆僞託也漢書藝文志老子鄰

氏經傳四篇註曰鄰氏傳其學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註曰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註曰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註曰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據此則老子道德經實晚周人僞相傳述之書班書可證莊子寓言亦漫闌入史記不審而直以爲耼作觀曾子問中耼之所述者乃周公召公魯公史佚諸人其于禮何如者先道德而後禮其斷不發于耼也審矣此自古未析之疑不可以不辨者也然耼也雖賢何能與孔子並此則班氏人表之妄也或曰宋孫奕言大有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

之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于老子之側子殆宗奭說乎曰非也奭之訓彭由而又由不足爲經訓且竊比于老旁究屬不辭子所宗者禮記曾子問而以史記之苦縣莊子之沛實與彭國近爲證亦非謂老聃始受封于彭唾老聃彭祖爲一人之異說也異教不可以汨經子之兢兢而辨之者以此

金賊臣崔立碑辨

據金史藝文傳崔立碑乃太學生劉祁艸定元好問意未慊乃自爲之王若虛刪定數字據劉祁歸潛志祁略爲艸定付好問不當諸公意好問引紙艸其事既成以示王若

虛爲定數字其銘辭出于王若虛元好問麻革及存祁數言其碑敘全好問筆據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云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失節伊誰受賞于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歌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好問又作王若虛墓志云天興初車駕東狩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翰林學士王公爲文公言召我作碑不從必死作之則名節埽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及與翟奕輩問荅之次情辭閒暇奕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

爲之據郝經辨甘露碑詩云勒文誦德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夾林希叟不顧名節兄爲起艸弟親刻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諸說不盡符愚以元詩文觀之則恐是祁所爲以劉書觀之則大半好問所爲互相歸過辭如交訟然而金史明云祁艸定是劉不得諉也郝詩明云且莫獨罪元遺山是元亦不得諉也且當此國賊猖獗之妹脅人以名節埽地之事諸臣果能憤發于中義不共戴必當直㡳其姦繼以一死今好問明知其不可爲而讓之祁等祁明知其不可爲而遜之好問等即使己真不爲而此萬萬不當爲之事迫人爲之己懼惡名而不顧他人之

名其心之淺曲姦回已于阿諛賊臣外更增一罪案矣案
歸潛志好問謂祁曰此事出于衆心君等毋讓嗚呼此事
果出于衆心乎好問忍出此言其良心名節已頹喪殆盡
固無俟引紙作碑矣即彼王若虛者又惡可以名節許之
也無論其刪定數字也縱使絶無刪定而于召入都堂之
後但云學士代王言功德碑不可謂之代王言丞相既以
城降朝官皆出丞相門下古豈有門下人誦主帥功德而
爲後人所信者如此數言止矣不聞席立之以城降也不
聞席立之劫殺大臣也此即爲以理諭之乎萬段不足仍
推崇郝經詩乃天下之公言也若虛未之言也吾笑若虛

之懦也夫若虛豈獨懦而不能直言而已夫且召劉祁而

誘之曰院中人爲之若何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

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子未仕在布衣士

民屬子子爲之亦無傷于義嗚呼祁爲之果無傷于義乎

此嫁名之險心若虛與好問一也郝經謂其付一死吾惜

經之爲若虛所蒙也至于劉祁失節固已衆著其歸潛志

亦自言爲之草定矣其後復從而自解曰吾不幸有虛名

一旦爲人所劫以死拒之則禍不可測吾二親何以自存

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身未祿仕權義則親莫重

焉故予隱忍爲保親計嗚呼何其理之左而言之巧也凡

身未祿仕者國亾可不死曰未聞以黨逆賊爲行權者也
夫忠孝豈有二原今黨于逆賊是不能守身而可以爲孝
乎不黨于逆賊是能守身而不辱親而可以爲自經溝瀆
輕身不孝乎窮簷白屋之士尙宜兢兢守此況祁祖父皆
金侍從臣本不識孝故不知忠上爲羣賢所愚下爲士林
所笑猶欲以巧言文之郝經詩賣盡家聲都不計豈巧言
所能幸脫哉歸潛以後窮愁著書頗多見道語乃退居無
幾年已應元之戊戌詔試魁南京選矣充山西東路考試
官矣華膴未忘歸潛特其標榜名目少季之過未嘗悛也
而元初名人如王惲趙穆者或稱其直探聖賢心學推于

躬行踐履文章議論粹然一出于正得斯文命脈之傳或稱其一代偉人所志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進則道濟當時退則道覺來世嗚呼何其推許一至于此也大抵金元之閒道義否塞雖博學高才貫穿百世如元好問者尚不能真以名節自厲而況降此者歟好問國亾不仕野處二十餘年晚節稍可支持同時李冶續學與好問亞既以金臣任元而其作好問集敘惜好問之亦太遽不能揚光新朝爲不幸當時士氣之不振槪可想矣然此事吾不暇責冶而先責好問也何也崔立未變之前衆請荆王守純以城降元如胥㳟紀季入齊之義夫爲人臣子不知亦守假借

經義欲以自全㕦㕦同聲實堪痛恨好問不聞諫阻且自請宰相欲立監國以全兩宮皇族是好問亦不顧末帝與其宗廟社稷徒爲兩宮苟且乞命討而欲以城降元者也其罪一也好問之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也實崔立所署不能討賊罵賊而甘受爵祿之啗其罪二也汴京既變好問北渡寓書元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以一寺觀貯養天下名士因枚舉五十三人以進如王若虛劉祁兄弟之倫皆枉爲夫亾國之孤臣與敵國之大臣義不得通書通書以國事猶之可也今勸敵國以收養人才是懷二心爲不忠使亾國之人才靦顏偷活且儕諸倡尼下賤之流是㒺廉

恥爲不義名爲愛天下名士實天下名士之大玷也其罪三也好問設心如此殆以爲李岩等所竊故岩亦以揚光新朝爲言而非好問之横遭此詬厲也旣顯負此三罪而于崔立一碑猶反覆自辨亦可哂矣況以寓書耶律爲于祁等有恩不應嫁名于己比之養虺成蛇弓彎射羿毋乃自省太昏論人太刻乎總之劉祁非何蕃陳東之流好問亦未聞段太尉李侍郎之義士之敏于文而惰于行大抵類此獨怪郝經大節凜然旣受褒于若虛之片言而譽之而作好問墓志謂其留心國史不愧爲忠作劉祁哀辭謂其探道索古窮乎性命較之前詩軒輊雲泥則不可解且

且經旣欲以詩爲史林希之儗劉祁邪麻革邪隱語不明徒滋疑竇又何說也文章雖學好問不逮好問多矣夫金源文獻賴元好問劉祁以傳皆一代文章高步之士論世者宜思所以恕之然吾正以二人文學工密各敘崔立碑事皆足惑人其是非關係甚巨故不得不究其始末而切切辨之如此

劉子辨

蕺山先生植行立節明季第一流也前人謂其論學雖本姚江而能以愼獨爲宗歸于誠敬故與王學之末流洸瀁自恣者迥異信矣顧其書有疑端必當辨者不敢隨聲而

附和之爰書鄙見其目有五一論誠二論意三論愼獨四論致良知五雜論

通書云誠者聖人之本又云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蕺山引入其書又註之云誠即是太極之理語簡而意極明也乃人譜立紀過格第一微過下自註云誠尙在无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僞也然則何物生誠乎通書云聖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中庸孟子皆言之今謂誠尙在无妄後是誠非天道之本然而中庸孟子皆漏第一義矣以愚意按之无妄即誠妄即僞妄之與僞猶僞之與欺文殊而義同者也而謂无妄非誠妄生僞乃與誠對何哉蕺山

云妄字最難解直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卽據蕺山言元氣之虛正是不誠矣誠者實也妄者虛也虛與實對而謂誠不與妄對妄無病痛之可指又何哉蕺山以紀過格易了凡之功過格謂其非聖人之道而首攻微過不以誠爲正之之本恐非孔孟以來相傳之第一義也此當辨者一也

心本也意心之所發也大學誠意在正心前人遂疑其倒寘朱子荅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樘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去多少惡根如人種田不先去艸如何下種又曰心字猝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爲風濤不停

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得息然後水之體得靜人之無狀汙穢皆在意之不誠必去此然後能正其心㮣此一學極明劃千載而下可無疑矣乃蕺山仍疑所發先于所存之爲倒置其解意字則以爲心之所存卽泰州王棟所謂心是身之主宰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專有一不慮而知之靈體自作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也然則蕺山之所謂意乃未舉念之意而非大學之所謂意也何則大學傳文明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則大學之所謂意在有好有惡時而并欲其好之至惡之至今乃云寂然不動時不慮

而知之靈體謂之意是無好無惡爲意矣辭理既難猝解且不與大學相反乎夫既云不慮而知之靈體則無須致知而後知者無須致知而後知則此誠意之意已不從致知來而經文何以云知致而後意誠乎若謂蕺山宗陽明之致良知故亦不從大學之誠意竊謂朱子可異而大學不可異大學致知無傳文容或可異而誠意有傳文則斷不可異也此當辨者二也

蕺山講誠意與前儒殊者以其解慎獨與前儒殊也蕺山一生論學宗旨專在慎獨其高出姚江末流放恣無歸者在此而究之蕺山之所謂慎獨實仍姚江之所謂致良知

也何則蕺山紀過格首曰微過獨知主之次乃曰隱過七
情主之獨知在七情之先正是陽明之良知矣故其證人
要旨依無極而太極之義而一曰體獨以此獨知爲無極
而太極陰陽未判時也以意撥之中庸本文明云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隱微合幷成一獨字而
蕺山于微過則曰獨于隱過則曰七情隱微或屬獨或不
屬獨既與中庸不合矣且蕺山所謂獨爲天命之性藏精
之處中和皆獨之情狀獨不離于中和而實不依于中和
者余尤不能無疑焉夫朱子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爲致
未發之中鄙人倘疑戒愼恐懼爲已動念時而與未發者

不相合因反覆而申論況蕺山幷以愼獨爲中和之本也邪揆蕺山之意蓋不以中爲未發不以和爲已發謂止一氣之通復自其所存而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而言謂之和中如四時之中氣和如四時之和氣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故又推出愼獨一層以爲太極之理使統此中和也然余之不能無疑者則正在此何則中庸經文明以中爲大本蕺山卻云愼獨爲太極以統中和則獨爲大本之大本矣大本何其多邪大本之上豈容復有大本抑中庸所謂大本者原不足以當大本而謬言之邪夫使中果爲陽之動也則誠不足以當大本而中庸何嘗如此說且蕺山

解中字既主所存言何又云陽之動也若云未發二字是未發于四支事業而已存于七情中者故蕺山人譜首曰凜閒居以體獨是慎獨功夫次曰卜動念以知幾是致中功夫三曰慎威儀以定命是致和功夫中者已動而未形故曰陽和者準事而中節故曰陰也然經文明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云喜怒哀樂之已動而未發謂之中也添設以解經文可乎況和字必指喜怒之七情言方爲緊切今詮以威儀豈相類乎然則中和非陽陰之分屬而慎獨之亦非太極明矣蕺山轉謂宋儒看中字太淺獨字太淺而必反而用之夫宋儒說慎獨是致和無戾于經文

說中爲未發亦無戾于經文今蕺山以中爲非未發旣于經文屬添設矣而又以獨爲天命之性藏精之處卽太極也夫太極者不動之體也曰獨知曰愼獨皆有意有覺矣無意無覺則不能愼有意有覺則非不動夫動則陽也而豈太極之謂哉故就鄙意論之以中爲太極以和爲陰陽可也以中爲陽和爲陰獨爲太極則不可以愼獨爲致和卽所以致中可也以愼獨爲非致和幷非致中而直立乎致中和之先包乎中和之理則不可蕺山之說未免彊經以就我歟或謂蕺山提唱愼獨二字爲人譜開宗明義第一卽周子主靜立人極之意不知周子所謂主靜者謂凡

事合理則動亦爲靜耳豈于七情之先下愼獨功夫之謂
哉總之蕺山立愼獨之宗旨而必異前儒說者以蕺山仍
認陽明之致良知爲愼獨而又有懲于陽明之學末流之
蕩也故以愼獨二字易其名目而救其失究之蕺山所以
易之者乃惡其學者之末流而非有議于其立教之原意
也故流雖殊而源則一焉至蕺山譏陽明良知爲未發之
中一語爲未脫宋儒意見蓋蕺山看良知與獨字甚淺看
中字甚淺故旣謂愼獨卽致良知自不能以致良知爲致
中也要此亦微相異耳宗旨固無殊也夫蕺山與孫鍾元
李二曲湯潛菴皆爲姚江之學者然皆踐履篤實故姚江

派得此數人言大以尊誠足以矯龍谿以來之偏而為士大夫之準式然必以蕺山之愼獨為卽大學中庸之愼獨則大學中庸本文具在一對勘而罅已出不待旁稽諸儒之說也此當辨者三也

蕺山之愼獨同于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之致良知同于象山之先立乎其大者象山之言非孟子之旨孟子欲人思而懼人不思象山則教人安坐瞑目用力操存斷絕思慮故也若陽明之致良知亦非孟子之旨蕺山以為孟子提出良知示人而不言孟子提出良能示人是蕺山以為陽明之良知卽孟子之良知也然吾以孟子本文較之孟子

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本係並言而非專以良知為宗旨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比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然則孟子之良知以愛親敬長之仁義當之乃腳踏實地語陽明之良知以照心無前後無內外者當之是懸空撒手語也故孟子之良知即事即知陽明之良知無事乃知孟子之良知可以仁義實之陽明之良知乃虛體靈光不可以仁義實之者也烏得謂其同于孟子哉且陽明既借孟子之良知以為宗旨而非其本義矣又援大學之致知而加之孟子良知二

字之上則尢不類葢大學之致知格物以致知今陽明旣以格物爲支離則又何以致之哉故孟子雖云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而孩提以後其知之未盡乎仁義者無不可以加致之之功獨陽明之良知乃虛靈無著之知而不可以言致也陽明之學前儒駁之已衆獨其發明良知之意人多以爲出于孟子余故淺論之而蕺山引陽明瘧病之喻且云病全在未發眞致知者功夫只于此時用是淺信陽明爲孟子之學大學之學而不知其源已差也此當辨者四也

蕺山之書余所未解者甚多以上四端其鉅者目今復取

其細者通辨之孔孟之書無一言不相合也今擇取其言爲孔孟合璧一冊論語取三十八章孟子取十八章而已然則其餘不相合邪抑可以類推邪類推則三五章已足不必三十八章十八章之多也餘可廢則于理不合也就觀其中大率論仁者居多將以程子言先識仁體故乎而亦不盡論仁者也其三十八章枝之都無甚次序而又不遵論孟各篇之原序也皆不可測也五子聯珠舉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之言而聖學宗要又去程叔子而進王陽明爲五子然則陽明之學過于叔子叔子祇篤信謹守不及陽明之通脫邪橫渠亦專守禮法者其精微未過于叔

子而取之何邪陽明雖變象山之貌實傳象山之心旣宗陽明何不幷數象山邪佗如人譜紀過格末曰一一證以訟法立登聖域此語太輕快不似禪家立地成佛之言邪訟過之法蒲團一箇香一炷水一盂此不眞如老禪和法相邪所云妄則非眞一眞自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眞面忽有一塵起輒吹落等語不眞似老禪和偈子邪象山六經皆我註腳之言朱子非之謂其師心也今引朱子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語謂卽六經註腳之旨不爲誤會其意邪至聖學吃緊三關首辨人己次辨敬肆至矣盡矣而復以迷悟一關終之夫人己關一破則

非迷矣至此乃言迷悟何也必以悟終此㫖知家法不幾如禪家之拈花微笑者邪蕺山一生得力原在能透心體而去功利而必謂以㫖知爲本乃可救末世功利之禍則未知唐虞伊周孔孟終日言欽言敬言仁義果于功利之徒有助否邪朱子謂程子專言敬爲有功于學者蕺山謂儒者專言敬亦似有弊然則孔子論君子專言修已以敬便至堯舜地位亦有弊邪夫蕺山品詣醇正于明末講學从事諸君子中未可多覯而余之敢于辨難而不顧者疑蕺山之言而非疑蕺山之人仲尼疑思問之旨也蕺山之所不惡也